

乡愁与童年焊接。当我脱口说出这句话时，远在内蒙古科尔沁草原的故乡开鲁县浮现在眼前，故乡的青纱帐、瓜园和黏豆包；故乡田野上潺潺的渠水，以及鸣叫不止的绿蚂蚱、“山叫驴”；故乡的厚达半米的冬雪，雪地上顽童们的追逐打闹，冰糖葫芦和秋子梨；还有过年时的杀猪菜的芳香，腌酸菜的滋味，甚至还仿佛嗅到了点燃鞭炮时弥漫于冷空气中的火药味儿，听到那被鞭炮声震落于树梢的雪粉们滑落时的窸窣声……

从本质上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，乡愁对我而言，真的只是一个成年人对童年的回望。我13岁离乡，随父母远行贵州，记得那是一个大雪漫漫的冬日，我刚升入初中的第三个月，同学还没认全，就分手南下。但我仍然认定开鲁一中是我的母校。离开时，校门走廊的黑板报上还抄录着我一篇题为《复习》的作文，抄写的老师有漂亮的板书功底，让我一个小新生的作文生色不少。这是我“公开发表”的第一篇文章吧，或许正是这开启了激活我创作才能的第一个阀门？

至今我还记得“小升初”的作文题目是关于向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学习的问答，我回答得很好，这要归功于我和龙梅玉荣小姐俩生活在同一个环境、同一片蓝天下，对冬季的寒冷与风雪的体验刻骨铭心。内蒙古的冬季不好过，我们的脚上穿着厚重的毡靴，头上戴着狗皮帽子，手的两侧全是红肿的冻疮，棉衣袖口不是棉布的质地，因此冷且硬，而缘于袖口就近可以擦拭被冷空气逗出的清鼻涕，一来二去，袖口被鼻涕浸润，再经超低温一冻，真成了铠甲，弹一下铮然有声，是草原小城每一个男孩子冬季的标配。

故乡冬天的雪大，大到经常一夜封门。奋力推门，继而铲雪，在雪的甬道中走出，亦是惯常景致。记得一年暴雪，我的一个长辈出门早，在沿途的电线杆下居然捡到许多撞昏的鹌鹑，还有麻雀，成为一时的笑谈。这些在风雪中遇难的小飞禽，照例是被剁碎后与咸菜同炒，成为佐餐的上佳菜肴。

故乡冬季最让人惦记的是黏豆包，这是一种过年必备的主食，一如南方山区的糍粑，北方内地的花馍。山海关外的黏豆包，黏年同音，透着喜庆，加上香甜的红豆馅，芳

点滴乡愁说童年

□高洪波



香略酸的黏黄米面，底下衬以深绿的苏子叶，咬一口美妙无比。尤其是冻得梆硬的黏豆包放进炕上老奶奶的火盆烤过之后，用小手拍打下沾上的草木灰，虽然只是礼仪性的拍打，但也足以证明小城少年卫生习惯的养成了，这时托在手上的豆包有一层焦壳，你一口咬下，沁入舌尖的是热辣辣的芳香味道，其中有豆馅与红糖混合的滋味，有黏黄米发酵后的气息，像米酒，尽管那时我从没喝过，但这种混合气息似乎就像酒一样醉人和诱人，尤其对一个饥饿如狼的草原少年！

吃完火烤豆包，嘴唇肯定是沾满草木灰的，用那冷且硬的棉衣袖口一擦，便开心地冲向漫漫雪地去追逐打闹了。

如果说黏豆包的滋味属于冬天和白雪，属于火盆和春节的话，香瓜与甜杆儿则注定属于碧绿的夏天。故乡处在科尔沁草原边缘的沙地，适合各种美味的香瓜，香瓜的学名叫甜瓜，因为本身成熟后特有的芳香，在我的故乡都叫它“香瓜”。记得乡下进城

卖瓜的马车上，照例铺满碧绿的高粱叶子，香瓜们惬意地躺在松软的高粱沙发床上，向小城少年传递香甜的气息与梦想。夏天炎热时节，能吃上一个脆甜的香瓜，应是莫大的享受。

甜杆儿是一种甜汁饱满的高粱品种，好像可以榨糖，但由于产量低而形成不了“高粱糖”的规模，可在故乡的夏日，甜杆儿却成为我们最喜爱的小吃，它有甘蔗的甜，皮却不像甘蔗那么厚硬，啃起来十分方便。甜杆儿有绿色的硬皮，用牙齿逐一剥下硬皮，露出的是同样嫩绿的芯，一口咬下，甜水立刻顺舌尖流入喉底，反复咀嚼后吐出渣滓，吃法与甘蔗近似。不过更多的时候我们把竹竿状的甜杆握在手中，让它幻化为孙悟空的金箍棒，朝冥想中的白骨精一路打去；或者当成一把解放军的冲锋枪，向假想敌无情扫射。一根甜杆儿，甜蜜着多少草原小城孩子的童年！

下面我要说一种更特别的食物“姑蔦儿”，一度我认为它的学名是灯笼果，因为它成熟后的葡萄状的果实有一层坚韧柔软的外衣，剥开后是苹果味儿的黄莹莹的果实，这层金黄色的外衣极像灯笼。“姑蔦儿”好像只产在北方山海关外，一种美味的小浆果，吃时不用洗，因为有一层天然的外包装。“姑蔦儿”外形如葡萄味道类苹果，有极好的口感，在故乡产量极低，大多种几株在菜地旁，与西红柿伴生共长，因为产量少故而显得珍稀，所以儿时的“姑蔦儿”迹近一个味道的传奇，把玩许久方才入口。

北京这几年瓜果市场上却不乏“姑蔦儿”，十几元一斤，我便大包地买回家，剥去软皮，一洗便是一大碗，然后逐一吃开去，奇怪的是再也没有昔日吃“姑蔦儿”的快乐，也许是供应太充足的缘故吧！

可见乡愁的触发，也需要适当的场景和适时的道具，不光是吃“姑蔦儿”，即便是香瓜，也再没吃出当年的口感。不知是品种的退化还是年龄的增长？总之舌尖上的乡愁，现在真是不易觅到，或许这乡愁一如远逝的岁月和童年，怅望中的怀念已远胜于实地踏勘乃至重回故乡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文学的乡愁变得尤为重要起来。

日暮乡关，怎一个“愁”字了得！

大家V微语

平安扣

□毕淑敏

●女友送给我一只翡翠平安扣，红绳系着。它碧绿地沉重地坠在我胸口，澄清中透出云雾状的“棉”，水色迷蒙。扣的正中有一个完整的孔，仿佛一支竹箫横断。清冽的空气在扣中穿行，染出一缕青黛。

●我问，真的吗？友人说，什么啊？我说，翡翠呀。友人说，美得你！这么大一块上乘翡翠，价值连城，我是送你不起的。当然是假的了。我把平安扣摘下来，既是假的，那还有什么意思呢？我看这平安扣，倒是很像一枚铜钱。

●朋友抚摸着平安扣说，它和铜钱，实在是大不同。铜钱外圆内方，上书××通宝的字样，内芯尖锐刻板，实为錚錚必较之相。平安扣不着一字，外圈是圆的，象征着辽阔天地混沌无限。内圈也是圆的，祈愿着我们内心的平宁安远。在它微小的空间里，蕴含了整个壮丽的大自然。它昭示当你的心与天地一致，便有了伟大的包容和协调，锁定了你的平安。

●我叹了一口气说，讲得虽好，但世事维艰，我们脆弱的心，在历经沧桑之后，怎样才能清风朗月圆如初？

●友人说，是啊。没人能承诺我们一生永远晴天，没人能预知草莽中潜藏毒蛇猛兽，没人能勾勒出命运的风刀霜剑，没人能掐算出何时将至大限……从这个意义上讲，纵用尽天下翡翠，打磨出如泰山那般大的一枚巨平安扣，悬挂在星辰间，也是没有丝毫作用的。然而，外界虽不能把握，内心却可以调适。任你弱水三千，我自谈笑风生，谁又能奈何我们呢？你我也许不知道，命运将在哪一个急转弯处踉踉跄跄，但我们确知，即使匍匐在地，也依然强韧地准备着爬起……

●我把平安扣重又挂在颈上。友人说，送你的翡翠是假，平安的祝福是真。每个人，都是自己的平安扣啊。

城市笔记

洗头姑娘

□尤今

每周上理发店两次，把这视为生活里极大的享受。

同是洗头，可是，不同的洗头姑娘，不同的洗头方式，却能带来迥然不同的感受。

不爱“敷衍塞责”型。

洗头姑娘，好似要赶去乘搭飞机，洗头水快快地往头上倒，速速搔头，速速冲水，你觉得黏糊糊的污垢还藏在头发间，她却已粗粗鲁鲁地用吹风机帮你把头发吹干了。

最恨“粗枝大叶”型。

这类洗头姑娘，心不在焉，肥皂泡沫已经侵入你眼睛里了，她还浑然不觉，依旧梦游式地在你头上搔、搔、搔；一团团白白的肥皂泡沫，好似下雪一样，纷纷扬扬的，飞到你脸上、落在你肩上，可是，她依然视而不见。头发过水时，更糟，自来水乱喷，两只耳朵都被那水灌得迷迷糊糊了，她还是“乐此不疲”。洗毕站起身来，背后的衣服已是一片湿漉漉的，不舒服到了极点。

“中规中矩”型差强人意。

洗头姑娘，一板一眼地按照固有的程序来洗，洗头水的用量、洗头的时间，都在心里酌量计算过了，一切动作，呆板一如机械人。

“尽忠尽责”而“变化多端”型，最得人心。

洗头姑娘，把十八样武艺全都搬到你头上。搔头时无孔不入，手势时重时轻，激起“千堆雪”，万千青丝让她摆弄得服服帖帖；冲水时小心翼翼，每一根头发都被她控过揉过，干净得纤尘不染；她还精于按摩之道哪，纤纤十指，把薄薄的头皮抚弄得松松散散的，好不舒畅。顾客闭目享受之余，仿佛也瞥见了洗头姑娘唇边温柔的笑影。

一个人若能敬业乐业，不论从事何种行业，恒远地快乐。

天鹅的优雅与自尊

□俞敏洪

在温莎小镇，我们走到了泰晤士河边。

泰晤士河在伦敦十分宽阔，而且水流随着大海的潮汐高低起伏，大型船只可以直达伦敦中心。当时造塔桥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，大型船只通过的时候，桥面可以打开。而温莎小镇的泰晤士河，已经远离了潮汐的影响，水面平静如镜，两岸树木茂密，秋色迷人。

英国人说，由于今年秋天雨天和晴天来回交替，所以树叶尤其多姿多彩，我们一路走来，确实感到秋色无限。

温莎小镇的泰晤士河里还游着很多天鹅。除了天鹅，还有大雁、野鸭、海鸥等，看

来是常年驻扎在这里的。游人一到河边，天鹅、鸭子什么的就成群游过来，海鸥在天空飞舞。一看就是被游人喂习惯了，知道哪里有人哪里就可能吃到的。

这里的鸟类根本不怕人，倒是人被它们追得团团乱转。

我们团队的成员到店里买了一些专门喂鸟的食品。当我们把食物撒在水里时，各种鸟类蜂拥而至：海鸥为了抢食开始互撕；大雁和野鸭干脆直接上岸到人手心里争食；水里的天鹅也越聚越多，本来在很远地方的天鹅也都游了过来，但天鹅不像其他鸟类那样唧唧乱叫抢食。

夜风

□林燕妮



地方的音乐、那一刻的温馨、那悠长的心酸……我像个抛物线耍人，手中刚拿稳这样，又要赶着把它抛上半空，腾出手来接住另外一样，抛呀接呀的，经过手中的